DS
735
A2Y86
1771a
v.33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昭宗時當播遷國勢危如纍卵尙爾荒嬉自恣酣宴無儀以致貽範舉杯及頤蕩然閑檢之外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益促其覆亡而已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五

唐

昭宗皇帝

壬戌天復二年。春正月。以韋貽範（字垂憲。京兆人。）同平章事。

貽範因李茂貞薦。由刺史拜給事中。纔閱旬。遂相。上嘗與李茂貞及宰相中尉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上曰。卿旣以非道取宰相。當于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準故事。因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當杖之二十。貽範屢持杯獻上。上不即持。貽範舉杯直及上頤。

二月。盜發簡陵。（懿宗陵。注見前。）

三月。汴兵圍晉陽。

先是。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克慈隰（二州。）進逼晉絳。

朱全忠還河中。遣兄子友寧。字安仁。全忠兄存之子。及氏叔琮擊之。汴軍横陳十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恟懼。及是德威戰敗。河東軍潰。友寧叔琮乘勝取慈隰汾三州。遂圍晉陽。時嗣昭德威雖收餘衆得還。而城中兵尚未集。叔琮攻城甚急。克用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存信欲入北虜。嗣昭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爲此謀。動搖人心。劉夫人亦曰。王常笑王行瑜輕棄其城。死于人手。奈何效之。且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嗣昭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會大疫。引兵還。嗣昭與德威追之。復取慈隰汾

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illegible]斷欖繕兵。修城。利害引咨幕府。掌書記李襲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衆寡。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讒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至于率閭閻。定閒架。增麴蘗。檢田疇。恐非開國建邦之切務也。克用子存勖。警敏有勇畧。克用以封疆日蹙。憂形于色。存勖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引咨謂以文引咨詢也。

以楊行密為行營都統。賜爵吳王。

上遣金吾將軍李儼張濬子。賜姓。宣諭江淮。書御札賜楊行密。令討朱全忠。立功將士。聽承制遷補。然後表聞。既而儼至揚州。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于紫

極宮元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回鶻遣使入貢。

回鶻請發兵赴難。上命韓偓答詔許之。偓曰。戎狄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甲兵凋弊。必有輕中國之心。且自會昌以來。爲國家所破。恐其乘危復怨。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夏五月。朱全忠至東渭橋。

崔胤詣河中泣訴于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酒。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以霖雨。留東渭橋。

韋貽範罷。

執板侑酒綱常掃地著位居宰輔而甘於賊前獻媚乞憐若此乎羞惡之心既亡尚復何以自立無怪其禍國而兼以殞身也

貽範以母喪去位。宦官欲引翰林學士姚洎為相。洎謀于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亦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上亦不許宦官之請。

進錢鏐爵為越王。

以蘇檢字聖用。武功人。同平章事。

韋貽範方居喪。薦檢及姚洎于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昇州刺史馮弘鐸襲宣州。敗走。楊行密取昇州。

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自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至是。帥衆襲宣州。田頵帥舟師逆擊。破之。弘鐸收餘衆將入

海。楊行密遣使招之。署節度副使。館給甚厚。以李神福爲昇州刺史。初。弘鐸遣牙將尚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爲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馮公無憂矣。尚公迺。丹徒人。

朱全忠圍鳳翔。

李茂貞自將。與朱全忠戰于虢縣隋縣。元省。故城在今鳳翔府寶雞縣之北。大敗而還。全忠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

秋。八月。兩江軍亂。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爲中軍。號武勇都。至是。鏐如衣錦軍。在杭州府臨安縣北。黨字記。唐昭宗升錢鏐所居營

命相失當卽上疏論列亦
臣職所宜然若但斷斷以

爲衣錦軍。鏐時來遊宴。父老山林皆被以錦。命指揮使徐綰治溝洫。衆有怨
言。綰因將所部還杭州。與左都許再思等合兵焚掠。進
逼牙城。鏐聞變。微服夜歸。踰城而入守之。恐綰等召田
頵于宣州。乃遣顧全武向楊行密告急。且以子傳璙爲
質。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璙。既而綰等果召頵。頵引兵赴
之。急攻杭州。行密遣人召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鎭宣
州。頵取鏐次子傳瓘字明寶爲質。乃還。徐綰許再思同還

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

貽範之爲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喪罷去。日爲
債家所譟。故汲汲于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
茂貞求之。于是遂起復貽範。上先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卽上

草制不草制爭之則茂貞所云書生禮數與反何異二語詞雖俚俗誠已深悉其矯情博直蓋唐世停草裂麻痼疾相沿甚爲蠹政之尤此雖起於下多僞臣實亦因於上無明主然爾時朝政固無一足加責備者矣

疏論之。以爲此必駭物聽傷國體。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中使奏之。上命罷草。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爲貽範所謨。貽範乃止。既而別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未幾。貽範死。蘇檢爲韓偓經營入相。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乃欲以此相汚耶。

王建取興元。

西川軍請假道于興元。節度使李繼密遣人拒之。戰敗奔還。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先登克之。繼密請降。得兵三萬。騎五千。詔以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畧。得衆心。王建忌之。王宗佶建養子。本姓甘。洪州人。等疾其功。搆以飛語。建召宗滌詰責。遂縊殺之。成都爲之罷市。連營涕泣。如

喪親戚建以王宗賀亦建養子權知興元留後

九月李茂貞攻朱全忠營敗績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季昌字貽孫陝州硤石人後更名季興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舍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募人為諜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存次子發兵于大梁將至當出兵迓之全忠命諸軍秣馬飽士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于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

茂貞逼遷車駕全忠獻表奉迎皆圖遂其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私遂乃相攻無已甚至以刦奪相詬詈二人均為國賊而全忠之迹跡顯著則尤其甚焉者劉友益尹起莘皆泥于綱目書法以奉迎遷迎和評論何異癡人說夢耶

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矣。

冬十月。朱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

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獻食物繒帛。復遣使請與茂貞連和。修宮闕。迎車駕。上亦遣使齎詔賜之。鳳翔軍夜縋降汴軍者甚衆。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增兵防衛。汴軍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刦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為人所剮。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值五百。茂貞儲偫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于市以充用。）

十一月。保大（中和二年。賜號鄜坊節度為保大軍。）節度使李茂勳（茂貞之弟。）引兵

救鳳翔。朱全忠遣兵取鄜坊。茂勳降。十二月。李繼昭此李繼昭乃茂貞養子。本姓苻名道昭。蔡州人。五代史作李繼瑭之非賜姓名李繼昭之孫德昭也。詣朱全忠降。

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遣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他盜。公旣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敝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等食。議與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五代史作一日食不托。不托。卽餅也。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

昭宗阽危諸藩皆坐視不救惟師範慨然首倡差強人意惜諸將才皆闒懦事迄無成乃青州之圍不能始終全節輒開門降賊前後判若兩人實負初心矣

對上曰遠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罵之曰闔城塗炭正爲軍容輩數人耳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子朱全忠復姓名苻道昭

癸亥 三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克兗州

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會張濬亦遺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合吾意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

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舟入汴徐諸州西至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將其兵屯邢州鄩帥精兵自水竇入據府舍拜從周母待其妻子以禮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賫書至見迪色動迪問知之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召從周于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裴迪字昇之聞喜人

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胤爲司空同平章事

李茂貞獨見上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誨彥弼等十六人而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爲中尉王知古楊虔朗爲樞

密使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囊全誨等首以示之曰劫來脇留車駕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全忠遣判官李振奉表入謝而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必欲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賜詔六七胤竟不至全忠亦以書召之胤始來鳳翔乃啓城門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何后女）蘇檢女爲景王（帝之子）妃以自固上皆從之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京兆捕誅九十八人車駕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上亦泣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命朱友倫將兵扈從駕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爲相

司馬光蘇軾皆以漢唐之亡後先同轍亦就其大誅宦官一節而言耳然袁崔二人心跡則有不可同日

領三司如故

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

車駕入長安崔胤奏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冤號之聲徹于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氏光曰宦官用權爲國家患其來已久東漢之衰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刦脅天子廢置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無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于明皇盛于肅宗成于

語者紹很愎好勝其才尚足有爲其召卓也未嘗不思用其力而後除之嗚鼓洛陽是大不掉則非其所逆料也快一朝之忿而不計他日之患誠所謂惡垢焚衣因憤决擲者若宋漏逆跡久著即不招之使來且有岌岌之勢自應復從而促之彼既素黨逆漏知其爲賊而曲意相徇薄欲藉其聲援以奪北寺重權遂置朝廷顛覆于不問非惟引寇之罪實有賣國之心是春秋大義所必誅者豈得與本初肉莽僅致失算相提並論哉

德宗。極于昭宗。于是剪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邱墟矣。夫寺人之官。具載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其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又孰敢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于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于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不益多哉。

二月。貶陸扆爲沂王傅分司。名禮。帝第四子。

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扆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貶之。

賜蘇檢盧光啓死。貶王溥爲賓客分司。

皆崔胤所惡也。

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將佐敬翔朱友寧及都頭以下皆賜號有差。

以輝王祚（帝第九子）為諸道兵馬元帥朱全忠守太尉以副之。

進爵梁王崔胤為司徒兼侍中。

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為之上曰濮王（通鑑考異曰即德王裕改封）長胤承全忠密指利于幼沖為之固請從之（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侍靜皆稟之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李克用聞之曰胤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國亡家在目中矣）

貶韓偓為濮州司馬。

上嘗謂偓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上欲用偓為相偓薦趙

崇御史大夫。偓舉進士座主。王贊兵部侍郎自代。偓惡其分已權。使朱全忠白上曰。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上不得已貶偓。上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爲幸。不忍見篡弒之辱。後偓再經貶徙。南依王審知而卒。

朱全忠辭歸鎮。

全忠奏留步騎萬人于故兩軍。左右宿衛也。以朱友倫爲宿衛使。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元暉爲街使。乃辭歸鎮。上餞之于延喜樓。全忠奏曰。克用于臣本無大嫌。乞厚加撫慰。克用聞之。笑曰。此賊欲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後耳。上之餞全忠也。賜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又進楊柳枝詞五首。百官班辭于長樂驛。崔胤獨送至灞橋。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

以裴樞同平章事

朱全忠薦之也

三月朱全忠遣朱友寧葛從周擊王師範夏五月師範以淮南兵擊斬友寧秋七月全忠擊師範破之遣楊師厚潁州斤溝人攻青州

朱全忠還至大梁王師範遣兵圍齊州全忠遣友寧擊卻之復擊取師範所益劉鄩兵鄩由是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攻拔博昌漢縣後唐改博興今縣屬青州府臨淄抵青州城下師範求救于淮南楊行密遣將王茂章合肥人救之茂章與師範大破友寧斬之乘勝逐北俘斬殆盡全忠聞友寧死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師範逆戰大敗

茂章以衆寡不敵。引兵還。全忠留楊師厚攻青州而歸。

汴兵之敗王師範也。王茂章閉壘。伺汴兵稍懈。毀柵出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汴兵退。茂章乃還。

八月。進王建爵爲蜀王。

楊師厚逼青州。王師範降。冬十月。葛從周取兗州。

楊師厚屯臨朐。注見前。王師範攻之。師厚奮擊。大破之。獲師範弟師克。進逼青州。師範以弟故。遂請降。時朱全忠聞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復刦天子而去。欲迎車駕詣洛陽。乃受之。葛從周急攻兗州。劉鄩固守。鄩使從周母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于汝。從周攻城爲之少緩。會師範使者至。諭鄩。鄩乃降。全忠表鄩爲保大留後。已又表師範爲河陽節度使。後師範

舉族爲全忠所殺。師範舉族遷大梁。全忠客之。後朱友寧。妻訴讐。乃族師範。有司坎第左右。告之故。師範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余懼昭穆失序。不可以見先人。酒行。以次就戮者二百人。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取荊南。表其弟匡明爲留後。

匡凝父德諲。初事秦宗權。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朱全忠。全忠表爲節度使。德諲卒。匡凝嗣。至是荊南節度使成汭爲淮南將李神福所擊。赴水死。先是。神福擊鄂州。節度使杜洪求救于朱全忠。全忠令汭及湖南馬殷出兵救之。汭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殷遣將許德勳乘虛襲陷江陵。大掠而去。荊南將士聞之。以亡其家。皆無鬭志。汭遂爲神福所敗而死。 杜洪。鄂州人。武貞澧朗軍名。節度使雷彥威。滿之子。時滿巳卒。彥威嗣。遣兵襲據其地。匡凝令匡明擊走

之表匡明爲留後時天子微弱諸道多不上供惟匡凝兄弟委輸不絶雷彦威狡獪殘忍常泛舟焚掠鄰境荆鄂之間殆至無人尋爲其弟彦恭所逐

李茂貞李繼徽舉兵逼京畿

朱全忠之克邠州也執靖難節度使楊崇本妻于河中而私焉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本茂貞養子故稱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李繼徽全忠恐其復有刼遷之謀乃發兵屯河中

十一月楊行密克宣州斬田頵

初田頵破馮弘鐸詣楊行密求池歙二州爲巡屬行密不許頵攻錢鏐行密又召之還頵遂有叛志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本沙陀叛將同舉兵行密使李神福討頵王茂

章討仁義。頵將水軍拒神福。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濛將兵赴之。至是。濛擊斬頵。遂克宣州。仁義勇決得士心。茂章攻潤州。踰年始克之。斬仁義。頵之叛也。行密妻弟壽州節度使朱延壽。陰與通謀。行密詐爲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壽。行密亦自遣人召之。延壽至。行密斬之。而出朱夫人。方延壽赴召。其妻王氏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騎至。乃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讐人所辱。赴火而死。初。行密與頵同里相善。約爲兄弟。及頵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因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殷氏與頵婦弟郭師從。常保護錢傳瓘。頵敗。傳瓘歸杭州。錢鏐以師從爲鎮東都虞候。朱延壽舒城人。郭師從。合肥人。

以獨孤損字又損。及之從曾孫。同平章事。裴贄罷。

損以禮部尚書相。贊罷爲左僕射。

朱全忠殺左僕射張濬。朱全忠。綱目作張全義。考殺濬者全義。使全義者全忠也。今依唐書昭宗紀改書。

濬居長水。本後魏南陝縣。唐更名。今爲王師範舉兵時。鎮在河南府永寧縣西南。欲取濬爲謀主。不克。及是。朱全忠謀篡奪。恐濬扇動藩鎮。諷張全義殺之。縣吏葉彥素爲濬所厚。知全義謀。以告濬。濬謂其子格曰。汝留則俱死。去則存種。格哭拜而去。彥遣人送之。自荊南入蜀。張格。字義師。濬次子。

甲子 天祐元年春正月。朱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璨字炤之。公綽族孫。同平章事。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

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宜邇茂貞不可不爲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密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胤不之知與京兆尹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會朱友倫擊毬墜馬而死全忠疑胤所爲殺同戲者十餘人遣兄子友諒（全昱子）代典宿衛至是全忠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密表胤等專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貶之而以裴樞獨孤損分制六軍三司全忠密令朱友諒殺胤及元規等數人

朱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帝發長安二月至陝

朱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

上遷都洛陽。時上御延喜樓。及下。裴樞已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上遂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遂墟。上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于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紇干山。一名紇眞山。在今大同府大同縣東。元和志。蕃語紇眞華言三十里也。寰宇記。其山夏恒積雪。故彼人有山頭凍殺雀之語。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陝。以東都宮闕未成。留止。全忠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王建遣兵迎車駕。

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建。建遣王宗祐（建養子。）將兵會鳳翔兵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

三月。朱全忠判六軍諸衛事。

全忠旣殺崔胤。遂專總禁衛。

朱全忠赴洛陽。

全忠置酒私第。（陝城私邸也。）邀上臨幸。遂請赴洛陽督修宮闕。上與之宴。羣臣旣罷。留全忠及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飲之。宮人或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不飲。陽醉而出。

遣間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

上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于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楊行密遣兵擊杜洪。

行密以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詣之。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始敢聞命。既而神福卒。行密以劉存代之。明年。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救洪。存攻拔岳州。執洪。及延祚送廣陵。悉誅之。劉存。泌陽人。

夏四月帝至洛陽。

朱全忠奏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上遣宮人諭以皇后

犬兒可得而易言親可得而易乎以左右使令之人一旦盡舉而代之而昭宗憒然罔覺雖不直于自而直于心矣

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車駕發陝。全忠迎于新安。殺上左右及宮人數人。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餘內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盡殺之。豫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衣其服而代之。上初不覺。累日乃悟。自是上之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至洛陽入宮。以蔣元暉。王殷爲宣徽南北院宣徽二院。唐中葉置宦官者領之。百官志不載。使。張廷範爲街使。韋震爲河南尹。又召朱友恭氏叔琮爲左右龍武統軍。典宿衛。

以朱全忠爲護國宣武宣義忠武節度使。

更封錢鏐爲吳王。

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乃更封吳王。

命魏博曰天雄軍。進羅紹威爵為鄴王。代宗以魏博為天雄軍。及田悅拒命。除其號。今復之。

五月朱全忠還鎮。

帝宴全忠等。既罷。復召全忠宴于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然則可使敬翔來。全忠擿翔使去。曰翔亦醉矣。乃還大梁。

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茂貞之衰取鳳翔。建以問判官馮涓。涓曰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并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

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
乃與茂貞修好。與茂貞及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
拒之河中。

秋。八月。朱全忠弒帝于椒殿。太子柷即位。是爲昭宣帝。

初。全忠見德王裕眉目疎秀。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于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悲泣。全忠使蔣元暉伺帝動靜。帝從容謂元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元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來往。皆

以興復爲辭。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于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元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元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弒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于元暉。乃釋之。于是元暉矯詔稱貞一。漸榮。弒逆。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祝。于柩前卽位。時年十三。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于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

楊行密以子渥爲宣州觀察使。

臺濛卒。行密以子渥代之。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此必姦臣之謀。他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愼無亟來。渥泣謝而行。

九月。尊皇后爲皇太后。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十二月。楊行密遣馬賓歸長沙。

賓性沈勇。事行密屢有功。行密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爲馬殷之弟。大驚曰。吾嘗怪汝器度瓌偉。果非常人。遣歸長沙。賓固辭。行密固遣之。賓至長沙。殷議入貢。賓曰。楊王地廣兵彊。不若與之結好。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爲吾禍。

以劉隱爲淸海節度使。

隱以重賂結朱全忠。故有是命。

昭宣帝

乙丑天祐二年。劉友益曰。君立踰年改元。恒也。昭宣于是踰年矣。而不改先君之舊號。則臣子之罪也。其畏全忠亦甚矣。綱目非元年。不書號。于是特書昭宣帝天祐二年。所以表其爲新君之初年以正始也。

春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

全忠使蔣元暉邀德王裕等九人。裕及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秘。祁王祺。雅王禛。瓊王祥。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尸池中。皆昭宗之子也。

葬和陵。在河南府偃師縣南。

賀善贊曰。昭宗即位。首務彊兵。志張王室。而性失卞急不審事宜。是以三命出師。不惟無功。益以長亂。雖唐亡

歐陽修作唐六臣傳謂裴樞能惜一卿豈肯以國與人此語大謬蓋樞之得相本出全忠之意全忠遊讚久矣而已甘心受其鷹刻且於遷都則首促百官東行于椒殿之變則仍靦然安居朝行樞之心跡固可槩見至爲後人斷一樂卿其所關于名節者較前數

已決亦其處之不善祇以速之也。

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以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楊涉（字文川收兄子）同平章事。

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相性傾巧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張廷範本優人有寵于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指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譖遠損于全忠故三人皆罷以張文蔚楊涉爲相涉爲人和謹聞當爲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

端真不啻九牛一毛況其
文昔猶云恐非元帥之指
果爾則指出元帥將遂置
之不問乎其節以是見殺
于全忠也復何足惜哉

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

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等三十餘人。

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誹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于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貶獨孤損裴樞崔遠陸扆王溥趙崇致仕太子太保王贊等官有差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者皆指以爲浮薄貶之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于白馬驛注見前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輩常自謂

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黨逐時謂之鴟梟

秋八月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字表聖臨淄人不闕尋放還山初圖棄官居王官谷在今蒲州府虞鄉縣東南元王惲記中條山又東得王官谷漢故壘也有唐司空表聖別業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後全忠篡位徵圖爲禮部尚書不起及昭宣帝遇弒圖聞之不食而卒

冬十月朱全忠擊淮南不利而還全忠遣楊師厚取襄陽趙匡凝奔廣陵復拔江陵趙匡明奔成都乘勝遂擊淮南敬翔諫不聽至棗陽隋縣今屬襄陽府遇大雨抵光

昭宗於靈愍之號誠不得辭獨怪有唐科場惡習如前此座主門生籠援不息是身請托關節公行固已不堪指數甚至以無行小人挾廷試被斥之嫌大言請改廟謚以洩私憤則天理人心並絕國欲不亡其可得乎

州。道險塗潦。人馬疲乏。士卒逃亡。十一月。渡淮而北。光州刺史柴再用（汝陽人。）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遂還大梁。

改昭宗謚號。

起居郎蘇楷（禮部尚書循之子。）素無行。嘗登進士第。（在乾寧三年。）昭宗覆試黜之。（楷文最下。永不聽入科場。洪邁曰。唐人謂貢院爲科場言由此而決科進取。爭名之場也。）至是建議昭宗謚聖穆景文。多溢美。請改之。太常卿張廷範。奏改爲恭靈莊愍。廟號襄宗。

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謚武忠。）子渥代爲淮南節度使。

行密長子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判官周隱（舒州人。）召渥。隱性戇直。對曰。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好

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微細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而授之行密不應徐溫張顥蔡人密言于行密曰王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業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行密使溫與幕僚嚴可求馮翊人家江都詣隱取牒遣使召渥以王茂章代守宣州渥至行密卒李儼承制以渥爲節度使渥既襲位召周隱殺之又怒王茂章遣兵襲之茂章奔杭州錢鏐以爲鎮東節度副使更名景仁後使于梁遂留之

以朱全忠爲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

先是全忠急于傳禪密使蔣元暉等謀之元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

當次第行之。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本姓孔。名循。為全忠家乳母養子。冒姓趙後漸貴。復其姓名。譖之曰。元暉。璨等欲延唐祚。故留其事以須變。元暉聞之懼。詣全忠言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閒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元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但以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元暉等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元暉歸與璨議加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惋。禮部尚書蘇循即楷之父也。不詳何所人。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歷數有歸。朝廷宜速行揖讓。朝士無敢違者。乃以全忠為相國。總百揆。進封魏王。加九錫。全忠怒不受。璨遂奏請傳禪。詣大梁

全忠劇賊凶殘元暉等固所熟悉徒以依阿順忍竟不恤賣國弒君爲之盡力及至一不當意誅殛即隨其後足爲自古小人依草附木倖恩須臾者炯戒

白全忠全忠折之

十二月。朱全忠弑太后何氏。殺蔣元暉。柳璨。張廷範。

初。柳璨與元暉廷範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使宫人達意。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元暉。云與璨廷範于積善堂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興復唐祚。全忠信之。收斬元暉。揭尸于都門外。聚衆焚之。以殷權知樞密。殷衡權判宣徽院事。殷等遂誣元暉私侍太后。全忠令殷等弑太后于積善堂。斬柳璨于上東門。車裂廷範于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罷謁郊廟。

先是。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敕用十月行之。既習

儀朱全忠怒曰柳璨蔣元暉欲郊天以延唐祚璨等懼改用來年正月至是全忠弒太后誅璨等敕以宮禁內亂罷之

丙寅　三年春正月羅紹威殺其牙軍八千家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爲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日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于其手羅紹威惡之力不能制密告朱全忠欲借兵以誅之全忠乃發兵屯深州聲言擊滄州會全忠女適紹威子者卒全忠遣將實甲兵于橐中選兵千人爲擔夫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不之

疑。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普患反。甲系也。夜帥奴客數百人。與汴將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合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已而天雄諸軍皆猜懼。牙將史仁遇等作亂。全忠討平之。至秋乃還大梁。全忠留魏半歲。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以朱全忠爲三司注見前。都制置使。

全忠辭不受。通鑑以三司之名始于此。綱目因之。考天復中。崔昌遐以宰相兼領三司。是三司之名。前已有之。不始于此也。今不採。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

秋九月。朱全忠攻滄州。

幽滄與太原爲難此朱溫之所以披猖唐祚之所以速墜也存勗此論深識大勢爾時賊溫席捲河北仁恭力已不支若使其乘勢并有幽滄克用豈能復與相敵釋怨助兵誠名實兩

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欲先取滄州乃引兵渡河圍之劉仁恭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文其臂曰一心事主得兵十萬軍于瓦橋關名在今保定府雄縣南易水上畏汴軍彊不敢戰滄州城中食盡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仁恭求救于河東前後數百輩李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計也爲天下者不顧小怨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一舉而名實附焉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

攻之舉滄州一敗賊遂不振惜克用父子惟以拓境爲務不知仗義勤王則亦惟圖自利而已

用以爲然。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于彼則可以解圍。于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仁恭遣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周德威。李嗣昭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楊渥取洪州。

先是鎮南節度使鍾傳卒。軍中立其子匡時爲留後。傳養子延規恨不得立。降淮南。及是楊渥遣秦裴將兵擊洪州。軍于蓼洲。在今南昌府南昌縣東南。兩洲相並。水自中流入于章江。酈水經注所謂谷鹿洲也。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勇。獨楚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破寨執楚。遂圍洪州。拔之。虜匡時以歸。楊氏遂兼有江西之地。

冬十月王建立行臺

王建始立行臺于蜀建東向舞蹈號慟言曰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榜帖告諭所部

朱全忠以高季昌為荊南留後

武貞雷彥恭屢寇荊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為怯使季昌代之高氏自此遂據有荊南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丁會降于河東朱全忠引兵還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兵降之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

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于諸將之上。全忠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先是全忠調河南北芻糧。諸營山積。及還。命悉焚之。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沉之爲泥。願求所餘以救其命。全忠留數囷以遺之。滄州賴以濟。

丁卯 四年。四月以後。梁朱晃開平元年。西川稱唐天復七年。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湖南荊南。福建。嶺南。凡五鎮。 綱目分注。于梁書太祖。按唐同光時。追廢溫爲庶人。故削而不書。其唐晉漢周。仍依綱目。是時。五鎮之外。尚有鎮冀。易定。魏博。盧龍等鎮。綱目以五代史十國爲斷。故自丁卯以後。但列五鎮。餘不並載。今依之。

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顥徐溫作亂。

楊渥既得江西。驕侈益甚。渥居父喪。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或單騎出遊。從者不知所之。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爲之。顥溫懼。潛謀作亂。一日帥牙兵

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爾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擊殺之謂之兵諫左傳鬻拳彊諫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遂自刖也諸將不與之同者稍以法誅之于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三月遣使奉册寶如梁

全忠自滄州還威望大沮恐中外離心欲速受禪過魏有疾羅紹威恐全忠襲之說曰今唐室衰微天命已改而四方稱兵者皆以興復爲名王宜早正位號以絕人望全忠然之乃歸大梁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貽矩字熙同聞喜人勞之貽矩請以臣禮見北面拜舞于庭還言于帝曰元

楊涉初聞作相猶對其子自歎不幸恐累子孫及是遂艷心富貴不顧罵名與張文蔚輩齎捧冊寶爰暫賊廷天良澌滅殆盡不但重負初心亦有愧於其子矣

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于梁。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薛貽矩。蘇循。張策。字少逸。敦煌人。趙光逢。字延吉隱之子。等奉玉冊傳國寶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吏館凝式言于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

夏四月。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

仁恭驕侈貪暴。以大安山在今順天府房山縣西北。四面懸絕。築館其上。極壯麗。實以美女。與方士煉藥。其中悉斂境內錢瘞山顛。令民間用堇泥黏土也。爲錢。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至是梁遣李思安擊之。直抵城下。仁恭在大安城。幾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

拒守却之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攻大安虜仁恭以歸囚于別室守光弟守奇奔河東。

梁王朱全忠更名晃稱皇帝。是爲後梁太祖廢唐帝爲濟陰王。

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名晃文蔚等乘輅奉冊寶至金祥殿晃被袞冕卽皇帝位文蔚等升殿讀冊寶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梁主與之宴舉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皆慚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盛稱功德宜應天順人梁主復與宗戚飲博宮中酒酣其兄全昱覩之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梁主不懌而罷廢唐帝

爲濟陰王。遷于曹州。栫（在甸反。圍也。）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梁以汴州爲東都開封府。洛陽爲西都。長安爲大安府佑國軍。

梁以馬殷爲楚王。

梁以敬翔知崇政院事。

梁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謀議。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宰相非時奏請。皆因以聞。後廢樞密院以其職事歸之。（翔爲人沈深有智畧。在幕府二十餘年。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梁主性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有所不可。未嘗顯言。但微示持疑。梁主已悟。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梁以朱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梁主養以爲子。）判建昌院事。

初梁主爲四鎭節度使。凡倉庫之籍。置建昌院以領之。
至是以友文判院事。掌凡國之金穀。

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

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王建以天祐爲朱氏所改元。故止稱天復。餘皆稟梁正朔。蜀王建與楊渥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建乃謀稱帝。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晉王復書不許。曰誓于此生。靡敢失節。唐末之誅宦官也。詔書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于斛律寺。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以爲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爲之盡力。

岐王李茂貞開府。

茂貞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宮殿號令。皆擬帝者。

契丹遣使如梁

初契丹有八部。五代史契丹部族之大者曰。達呼爾氏後分爲八部一曰達爾節二曰伊斯禅三曰舍穆。四曰納[illegible]五曰[illegible]。六曰[illegible]吉濟七曰濟勒錦。八曰[illegible]遼史部族志[illegible]別統塔喇部。並要[illegible]按達呼爾舊作大賀。達爾節舊作[illegible]乙室活。舍穆舊作實活。納斡舊作[illegible]舊作頻沒。訥古濟舊作內會雞。齊勒[illegible]舊作奚嗢。聶呼舊作涅里。塔喇舊作洪[illegible]作遙輦[illegible]並改正。部各有大人。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三年一代。以次爲之。及耶律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正爲王。遼史帝紀。太祖姓耶律氏。諱億。字按巴堅。契丹迭喇部。錫喇伊色哩鄉耶律密拉八。按錫喇伊色哩舊作霞瀨益石烈。密拉舊作彌里。今並改正。尤雄勇。奚及室韋達靼咸役屬之。按巴堅恃其彊。不肯受代。七部劫之。按巴堅不得已。傳旗鼓。請帥種落居古漢城。五代史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後魏滑鹽縣

也。炭山在今宣化府獨石口外灤河。注見前。滑鹽本漢縣故城，今在熱河西南。別為一部。漢城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後稍以兵擊滅七部。北侵室韋、女眞，即唐黑水靺鞨。五季時屬遼，號女眞。有生熟黃頭三部。後避遼諱，改曰女直。西取突厥故地，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帥衆三十萬侵雲州。晉王與之連和，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共擊梁。或勸晉王擒之，晉王不許，留之旬日，厚贈遺之。

按巴堅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晉王由是恨之。按巴堅事始此

梁以錢鏐為吳越王。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字昭諫，杭州新城人。說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都。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于唐，隱屢舉進士不第必有怨心。及

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梁以高季昌爲荆南節度使

依政（西魏郫故城在今四川邛州）進士梁震唐末登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

梁主封其兄全昱爲廣王

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二子皆封王

梁令蘇循等致仕

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于梁朝夕望爲相梁主薄其爲

人敬翔李振亦鄙之言于梁主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以立于維新之朝詔循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

六月淮南遣兵擊楚楚大破之遂取岳州

楊渥遣其將劉存許元應將水軍擊楚楚王殷懼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驕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指揮使秦彥暉黃璠帥戰艦擊之存等遇雨引兵還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遺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引兵合擊大破之執存拔岳州元應渥之腹心也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

梁侵晉圍潞州晉遣周德威等救之。

梁遣康懷貞攻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蚰蜒音尤延溼蟲也遇蜈蚣蝸以涎規之則不敢動故以名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救之。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盧龍節度使。

八月晉敗梁兵于潞州梁築夾寨守之。

晉周德威壁于高河即絳河在今潞安府屯留縣西南下流入漳康懷貞遣親騎擊之不克梁主遣李思安代之將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

口築甬道屬于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一晝夜數十發梁兵疲于奔命閉壁不出

九月蜀王王建稱帝

蜀王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爲然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不從涓杜門不出建用副使掌書記韋莊（字端己見素之後）之謀即帝位（國號大蜀建元武成）以王宗佶韋莊爲宰相唐道襲（閬州人）爲內樞密使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

冬十一月義昌（滄景軍號唐太和中置）節度使劉守文舉兵討其弟守光

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梟不孝鳥食母獍即破鏡惡獸也食父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守文恐梁乘虛襲其後遣使請降

五季梁開平元年分注唐昭宣帝四年下二年以後至周顯德六年俱分注每年甲子下以五代係十國之前標曰五季宋太祖建隆元年至開寶七年天下未一亦用分注係五季之後

戊辰晉岐淮南稱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王建武成元年是歲西川稱蜀凡五國五鎮自後依隋唐例五代紀年十國非建國嗣位改元不具書春正月晉王克用卒子存勗立

晉王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寨名胡三省注在屯留縣晉王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

事爾曹善教導之謂存勗曰嗣昭厄于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存勗小名）累汝言終而卒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軍中多竊議者存勗懼以位讓之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入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爲因扶存勗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克寧首帥諸將拜賀既而克寧謀作亂晉王流涕而殺之（初晉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以爲子寵遇如眞子及存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服假子存顥陰說克寧圖存勗克寧不許已惑其妻孟氏言遂心動于是存顥等謀奉克寧爲節度使舉河東附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帳下親信史敬鎔知之以告太夫人大駭召張承業言之承業乃召李存璋等陰爲之備置酒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顥于坐晉王

流涕數之曰。兒壻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柰何復爲此謀。忍以吾母子遺仇讐乎。遂殺之。

二月。蜀以張格同平章事。張濬子奔蜀者。事見前。

格爲相。多迎合主意。有勝已者。必以計排去之。

梁主晃弑濟陰王

追謚曰唐哀皇帝葬濟陰縣之定陶鄉。後唐明宗。追謚昭宣光烈皇帝。

夏五月。晉王攻梁夾寨。破之。潞州圍解。

梁軍久圍潞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梁主屢遣使諭降。嗣昭焚詔書。斬使者。時梁軍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梁主削李思安官爵。斬監押楊敏貞。欲召還兵。又恐晉人躡其後。梁主乃自至澤州。遣使就與諸將議欲還兵。諸將以爲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會晉召周德威還晉陽。

初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疑之晉王乃召德威還四月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徒步而入伏哭極哀退謁嗣王甚恭衆心由是釋然梁夾寨奏晉兵已去梁主以爲援兵不能復來遂還大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爾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嫻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垂岡下（岡在潞安府潞城縣西）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塡坑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

何被殺。失亡將士萬計。委棄資械山積。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來誑我爾。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

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甚力。既相見。歡好如初。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爾。

周德威乘勝進趣澤州。梁統軍牛存節。將兵應接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遂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欲應晉。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引兵救之。德威乃退。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

晉王歸晉陽。

晉王歸。休兵行賞。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謂左不得越右。後不得踰前。及留絕以避險。軍行須聯屬。不得留止而中絕。避險而不整。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初。唐昭宗許晉王克用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制。王恥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存勗始承制除吏。兄事張承業。升堂拜母。賜遺甚厚。潞州圍守歷年士民死者大半。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淮南張顥徐溫弒其節度使楊渥。溫復攻顥。殺之。

張顥徐溫專制軍政。弘農王渥。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子梁。于是顥遣

其黨紀祥弑渥。集將吏于府庭。列白刃顥厲聲問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也。可求曰。劉威陶雅。皆先王等夷。必不肯爲公下。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節度所居曰使宅。賀者賀新君也。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三子。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渥弟隆演稱留後。顥以徐溫鎮潤州。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

顥必以弒君之罪歸公。溫驚曰、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于事。請為公圖之。乃往說顥、請留溫。顥曰、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爾。明日可求邀顥詣溫、可求顧曰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于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溫與可求謀、密結將軍鍾泰章合肥人。等壯士三十人、斬顥于牙堂。暴其弒君之罪。初顥與溫謀弒威王、渥謚歐史作景。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

溫為實不知謀、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可求為揚州司馬。溫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立法度。禁彊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駱知祥合肥人。

蜀。岐。晉會兵攻梁雍州。梁遣忠武此梁所置同州軍號。非陳許之忠武軍也。節度使劉知俊拒卻之。

秋。七月。楚收茶稅。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于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請于梁。置回圖務。胡三省注。猶今之回易場也。運茶于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由是富贍。先是楚遣兵擊雷彥恭。彥恭奔淮南。既而向環亦以澧州降。于是澧朗二州皆入于楚。

淮南將吏推楊隆演爲節度使。

淮南將吏請于李儼，承制授隆演淮南節度使、弘農王。

冬十月，華原（隋縣。今陝西耀州是。）賊帥溫韜（華原人。）發唐諸陵。

韜據華原，（韜先事李茂貞，冒姓李，名彥韜。後降梁，尋復叛歸茂貞。茂貞置義勝軍，以爲節度使。）暴掠雍州諸縣。唐帝諸陵發之殆徧。（韜發諸陵，取所藏金寶。唯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代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

己巳（晉、岐、淮南稱唐天祐六年。梁開平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梁遷都洛陽。

以大梁爲東都，命養子博王友文爲留守。

二月丁酉朔，日食。

梁攻岐，取丹、延、鄜、坊四州。（丹州，西魏置。元省。故城在今延安府宜川縣。餘注俱見前。）

初邠寧楊崇本崇本叛梁復曰李繼徽此從五代史傳書本姓名攻夏州梁遣劉知俊擊敗之西軍由是不振及是保塞軍唐中和二年以延州置亂指揮使高萬興河西人及其弟萬全以兵降于知俊知俊遂攻丹延保塞軍鄜坊保大軍皆取之

淮南徐溫自領昇州注見前刺史

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爲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夏四月梁以王審知爲閩王

審知儉約常躡麻屨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

兄討幽父之弟即誅之亦不爲過乃對衆泣謂勿殺此與宋襄不擒二毛同一迂庸卒以自取敗亡所謂可笑可鄙者耳

淮南攻吳越圍蘇州。吳越擊破之。

淮南遣指揮使周本舒州宿松人。擊吳越圍蘇州。久之不克。

淮南兵圍蘇州。吳越指揮使錢鏢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縣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

先是吳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睦州人。樹藝有智而志之。至是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二十餘人。周本夜遁。

五月劉守光執其兄守文。進攻滄州。

劉守文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爲所敗。守文單馬立于陣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幽州人。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

守光囚守文于別室。乘勝進攻滄州。滄州判官呂兗幽州安次人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為帥。乘城拒守。

六月。梁劉知俊叛奔岐。

知俊功名浸盛。以梁主猜忌日甚。內不自安。會佑國節度使王重師被誅。重師長安數年。梁主怒其貢奉不時。以統軍劉捍為留後。捍譖重師與邠岐通。遂殺之。夷其族。劉捍。開封人。益懼。梁主急徵知俊。欲以為河東行營都統。知俊弟知浣。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知俊遂以同州附于岐。遣兵襲華州。守潼關。遣人以重利啗長安諸將。執劉捍送于岐。殺之。梁主遣近臣諭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忽相負。對曰。臣不背德。但畏族滅。詔削知俊官爵。遣楊師厚劉鄩等討之。鄩至關東。獲知俊伏

路兵使爲前導闕吏納之鄴兵直進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王厚禮知俊以爲中書令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爲燕王

守光既執守文遣使如梁上表告捷故有是命守光表言俟滄德事畢爲陛下掃平并寇亦致書晉王云欲與同破僞梁

淮南盡取江西地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于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在南昌府新建縣西南卽章江西曲處也不敢進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苑姓玫蔡州人圍高安注見前以助全諷徐溫問將于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

安。本曰、楚人爲全諷聲援爾、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
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全諷營柵臨溪、亘數十里。本
隔溪布陣、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
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乘
勝克袁州。歙州刺史陶雅遣兵襲饒信。饒州刺史唐寶
棄城走。米志誠敗苑玫于上高。（唐鎮、南唐置縣、今屬江西瑞州府。）吉州
刺史彭玕（本赤石洞蠻酋、鍾傳用爲刺史。）帥衆奔楚。信州刺史危仔倡
奔吳越。（吳越以爲淮南節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虔州刺史盧光稠（南康人。唐末與
譚全播據虔州。譚全播亦南康人。）以州附于淮南。于是江西之地盡入
于楊氏。光稠亦遣使附于梁。
冬十一月、岐遣劉知俊攻梁靈州。梁遣兵救之、大敗而還。

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使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本靈州牙校唐末據有本鎮因即以為節度使遣使告急于梁梁主遣康懷貞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知俊解圍引去梁主急召懷貞等還知俊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力戰懷貞等乃得過至昇平唐縣宋省故城在今鄜州宜君縣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鎮涇州彥章驍勇絕倫每戰用二鐵鎗皆重百觔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鎗

彥章以善用鐵鎗得名所爭本不繫觔兩之輕重紀事者乃云一置鞍一在手戰用二鎗鎗皆百觔詳前以驍將偉軀攜二百觔之械加以甲胄鞍韉之屬其重何啻四五百觔戰馬何由勝此可知操觚家形容

蜀蜀州刺史王宗弁本鹿弁蜀主養以為子賜姓名寵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

傅曾其爲學文餘累資
少

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

淡晉岐吳稱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年是歲淮南稱吳凡五國五鎮　春正月劉守光克滄州殺其兄守文

滄州城中食盡呂兗選男女羸弱者烹之以給軍食正月劉延祚力盡出降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其子繼威鎮滄州後繼威以淫虐為張萬進所殺以延祚歸使人潛殺守文歸罪于殺者而誅之族呂兗而釋孫鶴兗子琦年十五臨刑門下客趙玉紿監刑者曰此吾弟也勿妄殺遂挈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玉負之變姓名乞食于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殄滅力學自立晉王聞其名署代州判官　呂琦字輝山趙玉安次人

二月岐王承制加楊隆演嗣吳王于是淮南稱吳

夏四月梁夏州亂殺節度使李彝昌唐末党項拓跋思敬以破黃巢功賜姓李

氏。彝昌。思敬弟思諫之子。以其族父仁福代之。

先是彝昌父思諫卒。彝昌代爲節度使。及是。都指揮使高宗益作亂。殺彝昌。軍中將吏。共誅宗益。迎仁福。時方戍兵于外。立之。梁以爲節度使。胡三省曰。李仁福子孫彊盛。遂爲宋朝西邊之患。所謂西夏也。

梁宋州獻瑞麥。

梁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曰。豐年爲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爲。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以惠王友能全昱子。代之。

梁貶寇彥卿爲遊擊將軍。

梁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至天津橋。在河南府洛陽縣西南。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彥卿自首。梁主以彥卿有

錢鏐捍海築塘弭災患於當時貽保障於後世其利

功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沆之弟劾奏請論如法梁主命彥卿分析使之自辨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梁主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鬭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乃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萬緡梁主使人謂彥卿曰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由是稍肅

五月梁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卒以其子周翰代之

梁以楚王殷為天策上將軍

楚王殷求為天策上將始開府以弟賨存為相

秋八月吳越築捍海石塘塘在杭州府錢塘仁和兩縣境廣杭州城臨安志云

瓦浦若彊弩射潮則不免失之誕妄蓋潮性南北遷徙靡常俟其旣徙而施工實因時制宜之道鏐生長江干習知潮候或預覘沙漲將移故示神奇以飾觀聽好怪者遂從而傅會之轉不若据事直書之足爲徵信也

捩海潮爲杭人患。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建候潮通江門。潮水衝激。板築不就。因命彊弩數百以射潮頭。旣而潮水漸向西陵。乃積石植木。爲塘扞之。城基始定。

由是錢塘富庶。盛于東南。

冬。十一月。蜀主立其假子宗裕等爲王。

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士爲子以自彊。由是諸將亦效之。而蜀主尤多至百二十人。雖冒姓連名。而不禁婚姻。

梁遣兵襲鎮州。取深冀。鎮定推晉王爲盟主。晉遣兵救之。

梁主疑趙王鎔貳于晉。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侵定州。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助趙守禦。趙將石公立戍

深州。白鎔拒之。鎔不從。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爲虜矣。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卒。乘城拒守。鎔始命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于燕晉。與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輸賂結昏。其交深矣。此必詐也。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爾。王氏在唐。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爲朱氏之臣乎。今救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乃遣周德威將兵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守光方獵。孫鶴馳詣野。謂曰。趙人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此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讐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斂衽而朝燕矣。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

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守光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梁主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

十二月梁進軍逼鎮州晉王救之次于高邑

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趙王鎔復告急于晉晉王自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即槐河在柏鄉縣西南源出正定府贊皇縣下流入胡盧河之北晉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追之鎧冑鮮華光彩炫燿晉人望之奪氣德威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酤傭販之徒爾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乃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餘人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晉王欲速戰德威曰鎮定之兵長于守城短于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于平原曠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

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說。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爾。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辛未年（晉。岐。吳。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元年。蜀永平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丙戌朔。日食。

晉王伐梁。軍于柏鄉。大破之。

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雁門人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于野河之上梁兵競前奪橋晉指揮使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李罕之假子力戰卻之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衆引卻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驚懼大潰李存璋引步

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云。於
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
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精兵殆盡。棄糧食
資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河朔大震。晉王收兵屯
趙州。杜廷隱等棄深冀而去。

晉師圍邢魏。梁兵救之。晉師還。

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瑭趣澶魏。考澶州。唐初置。今開州是也。貞觀中廢。至晉天福中復置。此云澶魏。蓋史臣追敘之文。張承業李存璋攻邢州。自以大軍
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劉守光聞梁兵敗。使人
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
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為諸公啓行。然四鎮連

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告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攻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會梁楊師厚引兵救邢魏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命德威以兵戍趙州趙王鎔謁晉王大犒將士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從晉王征討既而楊師厚將兵屯邢州鎔甚懼會晉王至承天軍晉王以鎔父友事之甚恭謂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率衆當之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卮為壽謂晉王四十六舅晉王許以女妻其幼子昭誨由是晉趙之交遂固王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

三月梁清海節度使劉隱卒弟巖知留後尋以為節度使

巖多延中國士人置幕府出爲刺史刺史無弍人

夏四月晉王推劉守光爲尚父梁亦以爲采訪使

守光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以鐵刷刷人面嘗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彊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邊欲自帝未見其可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鎭定求尊已爲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爲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爲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并河東爲六共奉册推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益驕表梁主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

EAST ASIAN LIBRARY

未之敢受。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

梁主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爲河北道采訪使。遣使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受冊儀。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人臣也。安得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于地曰。我地方三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道哉。命趣具郎帝位之儀。械繫梁及諸道使者于獄。既而皆釋之。

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宗奭即張全義。梁更其名。第。

梁主避暑宗奭第。亂其婦女殆徧。宗奭子繼祚不勝憤耻。欲弒之。宗奭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爲李罕之所圍。事具前。啗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

八月。劉守光稱帝。

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爲不可。守光乃置斧鑕于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爲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鑕上。令軍士咼而噉之。鶴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遂卽位。國號燕改元應天。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晉王聞守光稱帝。大笑曰。

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用鄰藩通使之禮。燕典客欲使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唐朝。爲太原少尹。燕王豈得而臣之。守光怒。囚之數日。竟不能屈。卜年晉王以周成王卜年。楚子問鼎事。戲笑守光也。綱目誤作十年。今改正。

岐王使劉知俊攻蜀。圍安遠軍。今漢中府沔縣西有西縣故城。五代時曰安遠軍

先是。岐攻蜀。與元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擊卻之。蜀主之女

EAST ASIAN LIBRARY

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繼崇。繼崇驕矜嗜酒。蜀主召公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蜀絕。遂構兵。及是。岐王復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蜀將王宗侃大敗。奔安遠軍。知俊繼崇追圍之。已而蜀主自將援安遠。大破岐兵。岐兵遁去。岐王左右讒劉知俊。岐王奪其兵。知俊舉族居于秦州。

九月。梁主如相州。冬。十一月。還洛陽。

梁主聞晉趙謀南伐。自將拒之。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刺史李思安不意梁主猝至。落然無具。坐削官爵。梁主尋至洹水。九域志。成安有洹水鎮。成安今縣。屬廣平府。邏吏言晉兵南下。梁主即時進軍。至魏縣。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

上下始定。梁主病已經年。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耻。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梁主南還。納懷州刺史段明遠（開封人。後更名凝。）妹爲美人。明遠饋獻豐備。梁主悅。至洛陽。疾復作。（明年。梁主至武陟。明遠供饋有加于前。梁主追思李思安前事。貶柳州司戶。告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長流賜死。）

幽州參軍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奔晉。

劉守光謀攻易定。道以爲未可。繫獄得免。亡奔晉。張承業薦之晉王。以爲掌書記。

壬申（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梁乾化二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晉師及鎮定之兵伐幽州。二月。梁主救之。大敗走還。

EAST ASIAN LIBRARY

晉周德威東出飛狐。注見前。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攻燕祁溝關。即今岐溝店。在順天府涿州西南。下之。進克涿州。德威遂至幽州城下。守光求救于梁。梁主自將救之。從官以梁主誅戮無常。多憚行。梁主怒。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散騎常侍孫騭等三人後至。撲殺之。至魏州。命楊師厚李周彝圍棗强。賀德倫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圍蓨縣。晝夜兼行。至下博。遇趙將符習。趙州昭慶人。引數百騎巡邏。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强。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棗强。拔其城。屠之。德倫攻蓨。晉將李存審引兵扼下博橋。在今深州故下博城東跨胡盧河上。使史建塘李嗣肱分道擒生。獲梁軍之樵芻者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

梁主引師厚兵攻蓚。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弓矢亂發。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蓚之耕者。皆荷鋤奮梃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爾。梁主慙憤。病遂增劇。

晉師克瓦橋關。

周德威遣裨將攻瓦橋關。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幽州人。皆降。嚴涉獵書傳。晉王使傅其子繼岌。嚴固辭。王怒。將斬之。教練使孟知祥字保允遷兄子諫曰。彊敵未滅。大王豈

宜以一怒戮嚮義之士乎。乃免之。胡三省曰孟知祥始此。

夏五月。梁主至洛陽。

梁主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蘇。

劉守光遣兵出戰。晉人擊敗之。擒其將。

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于龍頭岡。亦曰臥龍岡。在今順天府宛平縣西北。曰。今日必擒周楊五。德威小字。以獻。既戰。見德威于陳。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撾反擊。廷珪墜馬。擒之。燕兵退走。引騎乘之。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吳徐溫攻宣州。克之。殺其觀察使李遇。

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上蔡人。）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溫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館驛使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使于吳越。溫使說遇入見新王。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謂楊渥。）者非反邪。溫怒。以王檀（胡三省注。檀當作壇。）爲宣州制置使。數遇不入朝之罪。遣柴再用徐知誥副之。遇不受代。再用攻之。踰月不克。遇少子爲淮南牙將。溫執至城下示之。遇不忍戰。乃請降。溫斬之。夷其族。于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時諸州長史多武夫。專以軍旅爲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洪州進士宋

齊邱好縱橫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爲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翃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腹心。　宋齊邱字子嵩。萬載人。馬仁裕字德寬。彭城人。周宗字君泰。漣水人。

六月。梁朱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

梁主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梁主特愛之。常留守東都。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娼也。爲控鶴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爲東都指揮使。初。張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憚之。后殂。梁主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爲太子。友珪心不平。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

急計生何不改圖六月術梁主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
刺史友珪怒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
告之勍亦見功臣多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以牙
兵從友珪雜控鶴士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曰
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
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梁主腹刃出于
背以敗氊裹之瘞于寢殿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
命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友文謀逆賴友珪忠孝將兵誅
之宣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爲友珪謀多出金帛
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乃發喪卽位

梁匡國軍（梁陳許軍號）亂殺節度使韓建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時梁新有內難。許州軍士更相告變。建不之省。亦不為備。遂為其下所殺。

秋七月。梁以楊師厚為天雄節度使。

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楊師厚軍于魏州。久欲圖之。憚太祖威嚴。不敢發。至是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梁以師厚為天雄節度使。徙周翰鎮宣義。自唐文德元年。羅弘信據魏博。傳子至孫而亡。

梁加吳越王鏐尚父。

梁遣兵擊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降晉。

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怨。雖曲加恩禮。終不悅。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

起宮掖聲問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先帝晏駕不以禮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友珪遣韓勍擊之友謙以河中附于晉以求救晉王自將而西遇梁將康懷貞大破之梁軍解圍退保陝州

梁以敬翔同平章事

友珪以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于已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遂以爲相以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政事

吳以徐溫領鎮海節度使

吳劉威爲帥府所忌徐溫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

從之。陶雅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溫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皆遣還鎮。由是人皆重溫。

冬。十月。梁楊師厚入朝。

楊師厚既得魏博。又兼都招討使。宿衛勁兵。多在麾下。諸鎮兵皆得調發。威勢甚重。心輕友珪。專行不顧。友珪患之。發詔召之。師厚將行。其腹心曰。往必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爲人矣。乃帥精兵萬人渡河。友珪大懼。至都門。留兵于外。與十餘人入見。友珪喜。遜詞悅之。厚賜遣還。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六十八

五季

癸酉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年。梁主瑱乾化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春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立于大梁。更名瑱。朱友謙復歸梁。

友珪遽為荒淫。內外憤怒。駙馬都尉趙巖。犨之子。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楊令公。謂師厚。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友貞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乘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幾誤計。師厚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龍虎統軍袁象先謀。嚴歸洛陽。亦與象先定計。于是象先等帥禁兵五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自度不免。令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象先嚴齎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位于大梁。更名鍠。久之。又更名瑱。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

三月。晉師徇山後八軍。今居庸關。古北口地。及武州。注見前。皆下之。劉守光命元行欽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嬀州人。爲武州刺史。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進攻武州。行珪以城降。行欽以兵攻行珪。行珪使其

弟行周（字尚質。）質晉軍以求救。嗣源救之。行欽八戰。力屈乃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　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晉事嗣源。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從珂母魏氏。鎮州人。先適王氏。生從珂。嗣源從晉王克用戰河北。得魏氏以爲妾。故從珂爲嗣源子。及長以勇健知名。嗣源愛之。）

夏六月。蜀以道士杜光庭（字賓至。長安人。）爲諫議大夫。

光庭博學善屬文。（光庭嘗應九經舉。不第。遂爲道士。）蜀主重之。頗與議政事。（太子元膺性猾急猜忍。蜀主命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元膺未嘗與之交言。許寂會稽人。）

秋七月。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蜀少保唐道襲（閬州人。）蜀主嬖臣也。（道襲本以舞僮見幸。）太子元膺

素惡之。屢相譖毀。會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河西人。）翰林學士毛文錫（高陽人。）不至。元膺怒。白蜀主以峭文錫離間兄弟。請貶之。元膺出。道襲入言于蜀主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道襲請召兵入衛。元膺聞之懼。遣軍使徐瑤（字伯玉長葛人）等。以兵攻道襲。道襲中流矢墜馬死。蜀主命王宗侃等發兵討之。斬瑤。元膺亡匿躍龍池艦中。明日出而丐食。爲衛兵所殺。蜀主追廢爲庶人。蜀主先聞元膺死。慟哭不止。會張格呈慰諭軍民榜。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語。蜀主乃收淚曰。朕何敢以私害公。

八月梁賜高季昌爵勃海王

張格欲結徐妃以自固詐稱密旨脇衆署名可也獨王建明知其子幼懦不堪任有何不得已而委曲徇衆之請誠何謂乎蓋建之據蜀本不以正天欲速其亡故假手童騃使自蹈傾覆耳

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爲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梁于是浸不能制

冬十月蜀立子宗衍爲太子

蜀主十一子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表請立之格夜以表示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遂立爲太子

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

先是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劉守光遣使致書請和德威不答守光辭甚悲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耶予受命討罪他非所聞也不答其書已而盧龍巡屬皆入于晉守光求援于契丹契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丹以其無信。不救。屢請降于晉。晉人疑其詐。亦不許。至是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十一月。晉王單騎至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爲誓曰。但出相見。保無他也。初。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及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而自踰城降晉。且言城中力竭。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守光帥妻子亡去。王入幽州。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李嗣本爲振武節度使

德威帥振武今以劉本代之守光將奔滄州迷失道爲人所擒送晉軍晉王發幽州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劉勰曰露板不封示諸觀聽也緘不知故事書之于布遣人曳之仁恭父子皆詣校于其下

十二月梁遣兵侵吳吳人擊敗之

梁以王景仁爲淮南招討使將兵萬人侵廬壽吳徐溫朱瑾帥諸將拒之遇于趙步鎮名在今鳳陽府鳳臺縣東北淮河北岸徵兵未集溫戰不勝而卻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宛邱人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鬭衆隨之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旣集復戰于霍邱梁兵大敗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邱守將朱景浮表于木徙

守光逆倫傷化罪不容誅
然小喜則曾受其恩者旣
給故主以私降甚至瞋目
叱詈良心澌滅較其存勗
先主其誅頗爲快樂

置深淵。及梁兵敗還。望
表而涉。溺死者大半。）

甲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一年。梁
戌乾化四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劉仁恭。劉守光伏誅。

晉王以練紖充夜反。縶縛之也。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乃斬守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鎭。定。推晉王爲尙書令。始置行臺。

或說趙王鎔曰。大王所稱尙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旣與梁爲讐。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阼以來。無敢當其名

者今晉王爲盟主不若以尚書令讓之鎔乃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爲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

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

季昌以夔萬忠涪四州注俱見前舊隸荊南興兵取之先攻夔州刺史王先成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蜀將張武日照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焚溺甚衆季昌遁還季昌既攻蜀不克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判樞密院毛文錫諫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爲魚鼈乎蜀主乃止

秋七月晉伐梁邢州不克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伐梁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攻邢州

李嗣源引昭義兵會之。梁楊師厚引兵救而卻之。

冬。十一月。南詔寇蜀。蜀遣兵擊敗之。

南詔寇黎州。蜀主遣兵擊敗之。俘斬數萬級。溺死數萬人。初。黎雅蠻有楊。劉。郝。三姓。世為酋長。謂之三王。其部落壘甓而居。號曰蜩舍。雖內屬于唐。受爵賞。而潛通南詔。為之詗導。前鎮蜀者。雖知而不敢詰。至是。蜀主數蜩以泄漏軍謀。斬之。毀其蜩舍。自是南詔不復犯邊。蜩丁么反。與碉通。

乙亥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二年。梁貞明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二月。梁分天雄為兩鎮。

夏。四月。魏人降晉。六月。晉王入魏。

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卒。師厚矜功恃眾。擅割財賦。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主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是卒。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于梁主。請分天雄六州為兩鎮。以弱魏兵。梁主然之。以賀

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于相州割澶衛二州隸之以張筠（海州人）爲節度使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入昭德于是天雄軍亂（魏兵皆父子相承族姻盤結不願分徙連營聚哭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强盛欲設策使之殘破爾吾六州舊爲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遂亂）入攻牙城殺數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四月梁主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彥以刺史彥請復還三州不許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地戟手南向而詬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遂逼德倫以書求援于晉晉王得書命李存審進據臨清（後魏縣明爲州今屬山東東昌府）五月晉王引大軍東下與存審會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貝州清陽人）

犒軍密言彥凶狡請王先除之王進屯永濟唐縣宋省故城在臨清州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執兵自衛詣謁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于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彥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衆心由是大服六月晉王入城德倫上印節王固辭而後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至晉陽張承業留之

秋七月晉王勞軍魏縣

梁主之分相魏也恐魏人不服遣劉鄩將兵六萬自白

馬渡河張聲勢以脅之郭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州以虞變魏軍果亂攻彥章于金波亭彥章屯兵處故址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彥章南走郭進逼洹水洹見前聞晉軍至急選萬人趣魏縣晉王使史建瑭拒之自引親軍與郭夾河漳河也為營晉王既入魏州遂分兵襲德州拔之又陷澶州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厚待之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至是晉王勞軍于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郭營會天陰晦郭伏兵五千于河曲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賜魯奇姓名曰李紹奇

梁劉鄩引兵襲晉陽不至還守莘城（莘縣城也莘縣隋置今屬東昌府）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嶺名在山西遼州東南與河南武安縣接界）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晉王曰鄩長于襲人短于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盡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泥深鄩士卒腹疾足腫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糧盡又聞晉有備遣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國

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
土門註見前鄩已整衆下山屯于宗城隋縣元省故城在今廣平府威縣
馬死殆半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絶晉糧道德威急
追至南宮擒其斥候者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
據臨清矣詰朝畧鄩兵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軍
堂邑漢縣今屬東昌府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于莘縣塹而守
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軍于莘西三十里
煙火相望一日數戰既而鄩攻鎮定營爲晉將李存審
所敗奔還鄩饋運不給晉人數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
絶其甬道梁主以詔讓鄩鄩奏晉兵甚多便
習騎射誠爲勍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
養寇梁主怒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
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
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

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郭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不知死所矣。後數日。將萬餘人薄晉定營。營中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郭大敗。晉人逐之。俘斬千計。

吳徐温出鎮潤州。留子知訓江都輔政。

吳以徐温為諸軍都指揮使。鎮潤州。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

冬。十月。梁康王友敬梁主之弟。五代史作友孜。作亂伏誅。

梁德妃張氏節度使歸霸之女。歸霸清河人。卒。將葬。友敬謀作亂。使腹心數人匿于寢殿。梁主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捕友敬誅之。由是疏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

獄。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爲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政事日紊。以至于亡。

十一月。蜀遣兵攻岐。克階成秦鳳州。岐將劉知俊奔蜀。

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在秦州徽縣南。爲入蜀之路。王宗綰等敗秦州兵于金沙谷。在秦州東南。克階成州。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子迎降。劉知俊攻霍彥威字子重。曲周人。于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降蜀。妻子皆遷成都。解圍還鳳翔。懼及禍。夜帥親軍斬關奔蜀軍。宗綰攻鳳州。克之。既而蜀主以知俊爲都招討使。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唐文扆譖之。蜀王亦忌其才。乃誣以謀叛。殺之。

丙子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蜀通政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梁以李愚爲左拾遺。

有道則進無道則退士君子出處之正也李愚既自負學行豈宜臣事朱梁既爲爵祿所羈而弗却徒以長揖藩王顯其抗直昧大節而矜細行所謂欲蓋彌彰耳

梁主聞李愚學行。召爲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于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

二月。梁劉鄩攻晉魏州。晉王擊敗之。

劉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李存審守營。自勞軍于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令澶州刺史楊延直以萬人會魏州。延直夜至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潰走。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躡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

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卻。晉王躡之至

故元城（即王莽城也。在今大名府城東。唐初元城縣嘗治此。故名。）西。晉王為方陳于西北

存審為方陳于東南。鄩為圓陳于其中間。四面受敵。合

戰良久。梁兵大敗。鄩突圍走。步卒七萬殺溺殆盡。鄩渡

河保滑州。（已而梁主召鄩不至。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

梁遣兵襲晉陽。晉將安金全（代北人。）擊敗之。

梁匡國節度使王檀（字衆美。京兆人。）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

奄至城下。晝夜急攻。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安金全。

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

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

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

出擊梁兵。梁兵大驚。引卻。李嗣昭亦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晉陽。朝發上黨。夕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檀引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不行賞。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梁主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秋七月。梁以吳越王鏐為諸道兵馬元帥。

吳越王鏐遣判官皮光業字文通。襄陽人。日休之子。間道入貢。梁主嘉之。故有是命。朝議皆言鏐之入貢。利于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棣州人。執麻以泣。坐貶。

九月。晉王還晉陽。

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晉王克用正室劉氏無子寵姬曹氏生存勗克用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存勗立曹氏封晉國夫人

晉拔貝州

先是晉王使李存審攻貝州刺史張源德本晉人拒守存審圍之已而晉克衛磁洺相邢等州梁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保義節度使閻寶以邢州降晉遂置安國軍閻寶字瓊美鄆州人滄州亦降至是源德被圍踰年欲降其衆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乃請擐甲執兵而降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于是河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為梁守考歐陽修五代史張源德列于死事傳傳云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通鑑考異以歐陽史所載為未盡然故從唐莊宗實錄今仍依通鑑而以歐史所

載。并注于此。

冬。十二月。晉以張瓘為麟州刺史。注見前。

張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斬之。晉王以其姪瓘為麟州刺史。承業謂曰。汝本為賊。慣為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由是瓘所至不敢貪暴。

契丹稱帝改元。

契丹主按巴堅。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舒嚕氏名平。小字鄂爾多。按舒嚕舊作述律。鄂爾多舊作月理朶。今並改。為皇后。遼史外戚表。契丹外戚。其先曰二舒敏氏。曰巴哩。曰伊蘇濟勒。太祖娶舒嚕氏。舒嚕本回鶻糯思之後。大同初。太宗入汴。以外戚小漢。賜姓名曰蕭翰。從中國之俗。由是巴哩。伊蘇濟勒。舒嚕三姓。皆為蕭姓。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按巴堅。以叔母事舒嚕后。按舒敏舊作審密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巴哩舊作拔里伊蘇濟勒舊作乙室已今改并仿此置百官。改元神冊。舒嚕后勇決多權變。按巴堅行兵御衆。后常預其謀。按巴堅嘗擊党項。留后守帳。室韋乘虛合兵掠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破之。由是名震諸夷。先是。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求援于契丹。按巴堅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于野。延徽有智畧。頗知屬文。舒嚕后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按巴堅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安業。逃亡者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功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

之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按巴堅待之益厚及是稱帝遂以爲相延徽寄書于晉主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爾因以老母爲托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

丁丑晉歧吳稱唐天祐十四年梁貞明三年蜀天漢元年漢乾亨元年是歲嶺南稱帝凡六國五鎮春二月

契丹取晉新州唐置今宣化府保安州是晉師攻之不克契丹遂圍幽州

先是晉新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晉王之弟裨將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以衆奔契丹存矩在新州驕惰不治晉王使募山北勁兵及劉守光亡卒以助南討存矩自部送之以文進爲裨將行者皆憚遠役存矩復不存恤至祁溝關小校宮彥璋因衆怨殺存矩擁文進還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亡奔契丹至是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文進以其將劉殷守之周德威

試油以攻城勝之不足爲武不勝適爲人笑至爲土山地道益下策矣舒嚕之識見出拔巴堅上即前此禮用延徽而國以富強後此沮攻幽鎮而料其危敗其智略亦俱有可稱者史稱其勇決多權變故非虛譽

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拔巴堅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歲致繒纊以供衣每歲早穫淸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險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鎮盧龍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遺巴堅以猛火油曰此油燃火得水愈熾可以攻城巴堅大喜即選騎欲攻幽州舒嚕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至是爲盧文進所引教之爲土山地道以攻城城中禦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　渝關即今山海關在永平府臨榆縣渝水今曰渝河在臨渝縣東宋白曰渝關關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即此猛火油南蕃志曰出占城國蠻人水戰用之以焚

敵舟。

夏五月。吳徐溫徙治昇州。

徐知誥治昇州。城市府舍甚盛。徐溫行部。愛其繁富。潤州司馬陳彥謙。常州人。勸溫徙鎮海軍治所于昇州。溫從之。徙知誥爲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宋齊邱曰。三郎謂知訓。驕縱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爾。此天授也。知誥悅。即之官。溫以彥謙爲判官。溫但舉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稱治。

秋八月。劉巖稱越帝于廣州。

先是。巖以吳越王鏐爲國王。而巳獨爲南平王。南平爲郡王。表梁求封南越王。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

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貢使遂絕。至是。巖稱
皇帝。國號越。改元乾亨。以趙光裔字煥業光逢之弟前使嶺南。楊洞潛字昭
元始興人。李殷衡德裕之孫。同平章事。用洞潛計。立學校。設選舉。
明年。改國號曰漢。
晉師救幽州。擊契丹敗之。幽州圍解。
契丹之圍幽州也。周德威遣使告急于晉王。晉王方與
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于諸將。
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乃命嗣源將兵先
進。存審寶繼之。及是。嗣源等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嗣源
與存審謀。以虜騎利平原。不若自山中潛行趨幽州。遇
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大防嶺即今大房山。在順天府房山縣西北。而東。嗣

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五代史，按巴堅以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曰西樓。遼上京為臨潢府。地在今巴林部東北。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撾。三入其陳。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于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俘斬萬計。嗣源等遂入幽州。契丹以盧文進為盧龍節度使。居平州。歲引契丹入北邊。殺掠吏民。盧龍巡屬為之殘弊。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

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政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蒱博及給賜伶人。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積謂曰。和哥（繼岌小名）乏錢。宜與一積。帶馬未為厚也。承業曰。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爾。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爾。王怒。顧李紹榮（即元行欽。晉王賜姓名。）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

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

十一月。晉王如魏州。

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十二月。晉王襲梁楊劉鎮名。在泰安府東阿縣北。舊有城。臨河津。爲梁晉交兵要地。拔之。梁主如洛陽。尋還大梁。

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

緣河數千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拔之先是梁租庸使趙巖言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請幸西都行郊禮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不聽遂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注見前矣梁主惶駭遂罷郊祀奔歸大梁

戊寅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蜀光天元年是歲凡六國五鎮 春正月晉師掠梁濮鄆而還

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所與計

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爲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讐非臣所知也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梁主遂不用

夏六月蜀主建殂太子宗衍立（後名衍）

蜀主久疾昏瞀至是增劇以王宗弼爲都指揮使召大臣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而立之若其不堪可寘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愼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

宗族時內飛龍使唐文扆典兵預政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宗弼輩聞其謀排闥入言之召太子入侍疾貶文扆刺眉州以宋光嗣（福州人）爲內樞密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至是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爲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矣蜀主殂太子即位尊徐賢妃爲太后徐淑妃（賢妃妹）爲太妃殺唐文扆

吳副都統朱瑾殺都軍使徐知訓而自殺

吳都軍使徐知訓驕倨淫暴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又嘗與王泛舟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侍宴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左右扶王登舟知訓逐之不及擿殺王親吏將佐無敢言者 參軍蒼鶻胡三省注優人爲優以一人襆頭衣綠）

知訓無禮于君凡有心者皆當爲鷹鸇之逐朱瑾雖以私嫌擅殺然實爲吳除害隆演既據有吳國自當爲之主持庶幾跋扈者知所警惕乃懦怯無識諉爲不敢與聞致徐溫覬覦日深寖成篡竊之禍雖其及身以柔善自全而吳業之衰自彼釀之實有啓之罪臣敢予耳

謂之參軍。以一人髽角奘衣。如僮奴狀。謂之蒼鶻。副都統朱瑾爲知訓所惡。出爲靜淮節度使。軍在泗州。瑾心恨之。而外事知訓愈謹。置酒。延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出妻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提其首。馳入府。示吳王曰。僕已爲大王除害。王懼。走入內曰。舅自爲之。楊行密先娶朱氏。故隆演呼瑾爲舅。我不敢知。子城使翟虔彭城人。等闔府門。勒兵討之。瑾遂自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邱策。卽日濟江。撫定軍府。溫乃以知誥代執吳政。宣諭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溫疑其與瑾通謀。殺之。

梁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其四寨。

梁將謝彥章許州人。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瀰漫數里。

晉王自泛舟測水。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遂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彥章拒之。稍卻。鼓譟復進。梁兵大敗。河水爲赤。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秋七月蜀以王宗弼爲鉅鹿王。

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于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蜀主又以宦者歐陽晃等爲將軍。皆干預政事。晃患所居之隘。于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

吳以徐知誥爲淮南行軍副使輔政。

吳徐溫入朝于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

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知訓過惡。溫怒稍解。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屢有諫書。溫賞之。以知誥爲行軍副使。知諫知訓季弟。權潤州團練事。先是。知訓與弟知詢。皆不禮于知誥。獨知諫以兄事之。知訓嘗溫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知誥乃逃去。還金陵。庶政皆決于知誥。知誥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于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邱說知誥曰。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胡三省注。以直千錢之物當稅額之三千。考綱目。千作十。今依通鑑改正。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

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知誥每夜引齊丘于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幛。獨留大爐。以鐵筯畫灰爲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八月。晉王大舉伐梁。

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李嗣源及王處直遣將各將步騎萬人。及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于魏州。循河而上。軍于麻家渡。在曹州府濮州東北。梁賀瓌謝彥章屯濮州北。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

致書曰元元之命繫于王本朝中興繫于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將出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先登陷陳存審之職也王爲之攬轡而還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謂左右曰老子妨人戲乃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兵五千圍王數十重王力戰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

冬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于胡柳陂在濮州西南亦名黃柳陂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王進

兵距梁軍十里而舍。梁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一日治兵于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已而晉軍柵之瓌疑彥章陰以吉晉屢欲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瓌益疑之因密譖于梁主誣以謀叛而殺之晉王聞之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趨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毀營而進。衆號十萬。瓌亦棄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此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兵勿戰。而德威以騎兵擾之。使其營壘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陳。王軍居中。鎮定軍居左。幽州軍居右。而輜

存勗聞梁軍甫至即帥銀槍都衝擊雖勇如彥章亦且敗走固未可謂之失策晉師之潰輜重先驚幽軍繼擾由于右陳氣餒控制失宜更不得歸罪于輕進也厥後從珂奮勇奪據土山閻寶等復勸乘勢急擊卒能大殲梁衆轉敗為功而周德威稍懷疑怯父子同歿行陣則勇銳之足以集勳懦葸之易于僨事豈不瞭然哉

重次右之西王帥銀槍都陷梁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梁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敗西走濮陽晉輜重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軍幽州軍亦擾亂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邱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許州人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于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破之必矣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

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亦以爲言。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軍大敗。死亡者幾三萬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梁敗卒走至大梁。曰。晉人至矣。京城大恐。梁主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晉王之敗也。李嗣源不知王所之。或曰。北渡河矣。嗣源遂乘氷北渡。及是。晉王進攻濮陽拔之。嗣源復來見。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邪。嗣源頓首謝。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

己卯 晉岐稱唐天祐十六年。梁貞明五年。蜀主衍乾德元年。吳宣王隆演武義元年。是歲凡六國五鎮。

春正月。晉築德勝兩城。在大名府開州。今州治。即北城也。共南城。宋爲澶州治。後圮于水。

晉李存審于德勝渡名為河津之要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謂之夾寨。晉王以存審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

三月。晉以郭崇韜代州雁門人。為中門副使。

孟知祥薦教練使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畧。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知祥稱疾辭其位。崇韜專典機密。

夏。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改元。

先是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隆演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不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至是溫帥將吏藩鎮以請王。復不許。乃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

禮。以溫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東海郡王。知詢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王令謀爲內樞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

吳越擊吳戰于狼山。在江南通州南寰宇記狼山與塔山軍山馬鞍山刀𤤯山並在江海之際破之。

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傳瓘擊吳。吳遣將彭彥章。廬陵人。陳汾拒之。戰于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旣過。復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陳汾按兵不救。彥章自殺。吳人

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稾其妻子終身。

梁攻晉德勝南城。不克。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大索也。）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音避詣。女墻之名。設之船上以窺敵。）戰格。（彭排也。以木牌蔽人之從隙中出器以擊敵。）橫于河流。以斷晉救兵。晉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于軍門。募能破艨艟者。眾莫知為計。李建及（部士建及少為李罕之養子。後復姓王。故史或書王建及。或書李建及。）請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于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艨艟隨流而下。

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渡壞解圍走

秋七月吳越攻吳常州吳人與戰破之

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戰于無錫漢縣今屬常州府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陳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事頃之溫病稍間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大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傳瓘遁去知誥請帥步卒二千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諸將亦以爲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涸此天亡之時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

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爲遂引還

八月梁以王瓚爲招討使拒晉兵

賀瓌卒梁主以王瓚爲招討使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之楊村地名在今大名府開州西南夾河築壘造浮橋饋運相繼晉副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橋于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以葦笮維巨艦繫于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既而晉王與瓚戰于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尋復戰大敗失亡萬計晉王乘勝遂拔濮陽梁主召瓚還以戴思遠代之梁主聞石君立勇繫于獄而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爲用于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爲仇讐用哉梁主猶惜之殺晉諸將而留君立

吳與吳越連和、

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于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于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

冬。十月。晉廣德勝北城。

晉王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沙陀臬捩雞之子。李嗣源之壻。戰于河壖。梁人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其先沙陀部人。後居太原。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馬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逼。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胡三省曰。石敬瑭劉知遠。始此。

庚辰 晉。岐。稱唐天祐十七年。梁貞明六年。是歲。凡六國。四鎮。 春。三月。晉以李建及爲代

州刺史。

晉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為都將建及為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譖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王罷建及軍職以為代州刺史。建及由是怏怏而卒。

夏四月梁朱友謙取同州遂以河中降晉

梁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留後表求節鉞不許乃附于晉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自是友謙遂歸于晉。

五月吳王隆演卒。謚曰宣。六月弟溥立。行密第四子。

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寧之意移于

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疾。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爲嗣者。或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王卒。溥即位。

閏月。蜀殺其華陽（唐縣。今與成都縣。並爲成都府治。）尉張士喬。

蜀主作高祖（王建廟號。）原廟于萬里橋（在成都府城南。元和志。蜀費禕使吳。諸葛亮于此祖之。禕曰。萬里之行。始于此。橋因以名。）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士喬上疏諫。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不可。乃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所費不可勝計。教坊使嚴旭。彊取士民女子納宮中。累遷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官。每一官闕。數人納賂。多者得之。交思

以私姻移諭遷延貽誤軍計正當明正顯戮耳密令行酖何為哉昔子輿氏引庾公之斯之事雖為取友者旁引曲証之端已非正道後世不知謀國者輒沿襲之以為公私交盡何啻失之千里

殿大學士韓昭以便佞得幸。乞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韓昭字德華。長安人。

梁遣劉鄩等討同州。秋七月。晉遣李存審救之。

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軍于朝邑。梁軍亦大集河中。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于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宵遁。追擊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畧地至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初劉鄩與朱友謙為昏。其討友謙也。先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因譖之于梁主。及敗還。梁主密令西都留守張宗奭酖殺之。

八月。蜀主北巡。冬十一月。遣兵侵岐。不克而還。

蜀主下詔北巡，遂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雒（漢縣。元省。故城在今成都府漢州。）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十一月，遣王宗壽（本許州民家子。王建以同姓錄之爲子。）將兵伐岐，攻隴州。岐王自將屯汧陽。蜀將陳彥威敗岐兵于箭筈嶺（在今陝西鳳翔府汧陽縣南。舊置關于此。）。蜀兵食盡引還。蜀主至利州，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王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利州，唐置。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是。閬州亦唐置。今保寧府閬中縣是。）

辛巳（晉岐稱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吳睿王楊溥順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鎮。）春正月，蜀主還成都，廢其后高氏。

蜀主之后高氏無寵而廢，其妃韋氏。韋氏者，徐耕之孫

秦璽久經煨燼不足置議。向嘗詳論及之至如宋白之說璽當有二如李心傳之說璽更當有三其眞贋又何從而辨乃晉得之而存最據爲受命之符梁失之而歐陽修特書曰瑜竊傳國寶夫有國璽要固無足貴歐陽修尚稱有識者而亦斤斤于此何邪

也。有殊色蜀主見而悅之、太后因納于後宮、蜀主不欲娶于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累加元妃、高后益見踈薄。至是。遂遣還家。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于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卻立照之。水面如晝。好爲微行。酒肆娼家。無所不到。

晉得傳國寶。考傳國寶。世以爲即秦玉璽。自子嬰奉漢。元后投階。孫堅之得井中。徐璆之進漢獻。晉謝尚之送建康事。俱具前。茲據宋白續會要云。秦玉璽。歷代相傳。以爲神器。隋平陳得之。江都之難。後歸寶建德。建德敗入唐。唐求遺。楊涉送于梁。後唐莊宗滅梁得之。同光難作。寶爲火灼。文字訛缺。明宗得之。及清泰敗。以寶隨身自焚。寶遂亡失。又有神璽者。不知製自何代。其文與秦璽同。而玉色不及。形製亦稍高大。晉孝武時。雍州刺史郗恢得之。慕容永以送金陵。侯景之亂。入于北齊。歷周及隋。隋文帝號爲傳國璽。文改曰受命寶。及平江左。得秦璽。以其後出。仍以北朝所傳神璽爲上。秦璽次之。隋亡。與秦璽俱歸于唐。唐末。不如所在。宋氏之說如此。是傳國寶晉始有二。

隋兼寶之。至唐末而一送于梁。一不知所在。于是魏州僧人所藏以獻晉王者。爲一寶。梁主墳左右所竊以迎唐軍者。又爲一寶。胡三省通鑑注。備採宋說。而李心傳又以秦璽自後漢末。久已失之。厥後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後。復歸江左者。乃晉璽也。其文自左與秦璽自右不同。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乃慕容燕璽也。其方六寸。與秦璽四寸不同。宋武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隋者。姚秦璽也。其文隱起。與秦璽深刻不同。辨說甚詳。今並節錄于此。

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示僚佐曰。昔王太師（謂王建。）亦嘗遺先王書。勸以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

考唐宦寺之惡為從來所未有獨張承業乃心唐室始終不渝洵為錚錚佼佼且其始佐晉王創業欲為昭宗復讐及存勗稱帝則邑邑以殁其志誠亦可憫曾不思晉王父子雖以忠孝自期方為藩鎭時已不能免于跋扈即有勗與朱温力戰亦自利之心為多迨大業將定豈肯復居人下而欲望其求立唐後復延李宗安可得哉承業蓋篤于效忠而細于料事者正所謂宦寺之見耳

既而將佐及藩鎭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會魏州僧獻傳國寶。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眞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眞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

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成德將張文禮卽王鎔養子王德明事見前弒其節度使趙王鎔而代之

趙王鎔驕于富貴多事遊嬉時諸鎮俱獘于戰爭趙獨安樂鎔雍容自逸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盛又好左道練丹藥求長生盛飾館宇于西山卽正定房山亦曰王母山在平山縣西北今房山縣之大房山古名大防別爲一山每往遊之房山有王母祠漢武帝所建鎔與道士王若訥遊之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往逾月忘歸委其政于宦者李弘規石希蒙等希蒙尤以諂諛得幸會鎔自西山宿鶻營莊在平山縣西將還府石希蒙止之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

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彌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將安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詣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誅之以謝衆鎔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于鎔前鎔怒遽歸使其子昭祚及養子王德明族弘規漢衡收其黨與窮究反狀親軍皆懼德明因誘以為亂德明素蓄異志因親軍之懼而激之曰大王命我盡阬爾曹從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奈何衆皆感泣相與謀之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太保意今夕富貴矣夜半親軍千餘入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斷其首而出因焚宮室盡滅王氏之族自王庭湊據成德傳至鎔凡四世五帥百年而滅德

明復姓名曰張文禮遣使告亂于晉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爲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宜且安之晉王不得已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夏六月乙卯朔日食。

秋七月晉以蘇循爲節度副使。

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朱友謙遣蘇循詣行臺（循依友謙河中事具前）循至魏州望府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唐制敕皆天子畫日）王大喜即命循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未幾循病死。

八月晉以符習（趙州昭慶人。）為成德留後討張文禮。

張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都指揮使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以他將代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讎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命閻寶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會晉兵拔趙州。文禮驚懼而死。其子處瑾與其黨韓正時悉力拒晉。九月晉兵入圍

鎮州。建塘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梁戴思遠聞之。悉衆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乃命李嗣源。伏兵于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梁兵競進。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失亡二萬餘人。

戚城注見前。

冬十月。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爲其假子都所囚。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未有子。得小兒劉雲郎。妖人李應之得之。以遺處直。養爲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之。置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都爲副大使。欲以爲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鎮定脣齒。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爲方禦梁寇。且宜赦文禮。晉王答以文禮弒君。義不可赦。又潛引梁兵。恐于易定亦不

義武之事論者多歸罪處直謂其召契丹而寔逆賊誠不爲刻然王都以處直養子素爲寵愛一旦背恩反噬因其養父而殄其宗支與文禮罪惡相去無幾存勗既仗義討賊不誅王都以詢鎮人轉因而代其節使豈足語于賞罰之正哉

利。處直患之。乃潛遣人語郁。使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爲嗣。處直許之。軍府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爲嗣之位。乃以新軍數百。伏于府第。大譟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盡殺其子孫。及將佐之爲腹心者。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處直憂憤而卒。自唐末王處存帥義武。兄弟相繼。至是而滅。

十一月。晉王自將討鎮州。

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旬日不克。張處瑾使韓正時突圍出。趣定州求救。晉兵追斬之。

十二月。契丹攻幽州。拔涿州。進侵義武。晉王救之。

于郁說契丹主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衆而南舒嚕后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攻幽州李紹宏（本宦者姓馬晉王賜姓名）嬰城自守契丹南圍涿州拔之進侵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將親軍五千救之

壬午（晉岐稱唐天祐十九年梁龍德二年是歲凡六國四鎮）春正月晉王擊契丹大敗之

晉王至新城（後魏建在正定府無極縣西今名新城村）候騎白契丹前鋒涉沙河（即派水出正定府龍泉關外逕行唐新樂諸縣又東過定州與滋河合）將士皆失色

有亡去者。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吾衆寡不敵。又梁寇內侵。宜且還師以救根本。或請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韜曰。契丹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亦曰。彊敵在前。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見之。驚走。晉王分軍逐之。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漢縣。宋改望爲慶。今避堯母名。仍曰望都。屬保定府。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王引兵趣望都。遇奚酋托輝舊作禿餒。今改正。五千騎爲其所圍。力戰小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

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死者相屬。契丹主乃歸。晉王引兵躡契丹。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于地。回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一枝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契丹主責王郁。縶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

梁襲晉魏州。不克。攻德勝北城。二月。晉王還魏州。梁兵遁還。

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遣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拔成安。北齊縣。今屬廣平府。大掠而還。又攻德勝北城。重塹復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之。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燒營遁還。

晉師圍鎭州。不克。退保趙州。夏四月。晉李嗣昭戰死。

晉閻寶築壘以圍鎭州。決滹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遂壞長圍。縱火攻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晉王以李嗣昭爲招討使代寶。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于九門。嗣昭設伏邀擊之。殺獲殆盡。鎭兵發矢中其腦。嗣昭拔矢射之。一發而殪。是夕亦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京兆三原人。）使督諸軍攻鎭州。號令如一。鎭人不知嗣昭之死也。嗣昭七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囚之而自立。晉王以用兵方殷。不得已。改昭義爲安義。

以繼韜爲留後

秋八月梁取晉衛州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于晉王爲刺史專事掊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梁段凝張朗引兵夜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鎮名在衛輝府汲縣東北共城隋縣故城在衛輝府輝縣新鄉縣隋今屬衛輝府于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

九月晉師克鎮州張處瑾等伏誅

李嗣昭之死晉王以李存進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滹沱河津濟處在今正定府正定縣南以故東垣城名立柵未就鎮兵奄至存進出

鬬橋上殺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歿。晉王以李存審代之。

鎮州食盡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中將李再豐投縋以

納晉兵。執處瑾兄弟及其黨高濛等。送行臺。趙人皆請

而食之。磔張文禮屍于市。王鎔故侍者得鎔遺骸。晉王

祭而葬之。晉王以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習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卽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從之。乃割相衞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

冬。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劉友益曰。承業之卒。具官書唐。著其乃心唐室也。

曹太夫人詣其第。爲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聞之。亦

不食者累日。

十二月晉以趙季良（字德章濟陰人）為魏州司錄。（唐制諸州有司錄司功諸曹所謂判司也）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癸未（岐稱唐天祐二十年梁龍德三年盡十月四月以後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是歲梁亡晉稱唐凡五國四鎮）

春二月晉以豆盧革（豫弟瓚之子）盧程（故唐進士）為行臺丞相

晉王下教于四鎮（河東魏博易定鎮冀）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為相河東判官盧質（字子微河南人）為之首質固辭請以義武判官豆盧革河東判官盧程為之即拜行臺左右丞相

以質爲禮部尚書。

梁以錢鏐爲吳越王。

鏐始建國儀衞名稱多以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鏐有寵姬鄭氏。其父犯法當死。左右爲之請。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啟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啟。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吏厚賜之。

三月。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其將裴約史無里系據澤州不下。

李繼韜爲留後。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爲梁所併耳。弟繼遠亦勸之。繼韜

乃使繼遠詣大梁請降梁主大喜以繼韜爲節度使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讐不幸捐館柩猶未葬而郎君違背君親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遣董璋（史不詳何所人）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往應募嘗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胡三省曰郭威事始此）

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是爲後唐莊宗）

晉王築壇于魏州牙城之南四月登壇祭告遂即帝位國號大唐尊母曹氏爲皇太后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初太妃無子性不妬忌太后亦謙退相得甚懽及受册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

享國久長。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欷。

唐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故唐宦者。為樞密使。徐無黨曰。密使。唐故事以宦者為之。至此參用士人。與宰相權任均矣。

革。程。皆輕淺無他能。唐主特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已而程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鞭吏背。少尹任團。唐主姊婿也。詣程訴之。程曰。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團訴于唐主。唐主曰。朕誤相此痴物。乃貶程右庶子。任團。圜之弟。李紹宏自幽州召還。崇韜惡其位在己上。乃薦居翰。而以紹宏為宣徽使。唐制。宣徽使在樞密使之下。紹宏恨之。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支度務使孔謙。魏州人。先為州孔目。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唐主入魏時。以為支度務使。自謂應為租庸使。衆議以謙人微地寒。故崇韜薦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以謙副之。謙亦不悅。

唐建東西京及北都

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于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鎭州爲眞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閏月。唐立宗廟于晉陽

唐主追尊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于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爲七室。

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爲節度使。

契丹屢寇唐幽州。衞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奔唐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不可。

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慙。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眞奇才。吾事集矣。即以為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五月。梁遣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拔之。進攻楊劉。

六月。唐主救之。梁兵退。秋。七月。彥章罷。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納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爲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之守殷晉王幼時所役蒼頭也梁主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于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蒲拜反韋囊也鼓以吹火）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

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矣守殷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字通理內邱人固守唐主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爲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于中流交鬬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唐主引兵救之六月至楊劉梁兵塹壘不可入唐主問計于郭崇韜對曰請築壘于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接應東平時李嗣源在鄆州河北聲問不通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

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唐主以爲然。曾梁將康延孝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奔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唐主。延光因言于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從之。范延光臨漳人。乃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息。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將兵數萬至。急攻新城。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鄒家口。鄆州奏七月報始通。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趣楊劉。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又以火栰焚其連艦。彥章等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彥章疾趙巖張漢傑亂政。謂所親日。待我成功還當

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于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而諂附趙張。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于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梁主猶恐彥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八月。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

裴約遣間使告急。唐主曰。吾兄不幸。乃生梟獍。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卿為我取裴約以來。紹斌至。城已陷。約死。唐主深惜之。

梁以段凝為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

決河本以拒敵乃唐兵已入大梁而凝軍猶在河上是欲限人而適以自限正與智伯謬策不謀而合若明季闖賊圍汴汴人謀決河灌賊賊即用其計以灌城其禍尚可言哉

梁主遣段凝監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不從。于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仍以張漢傑監其軍。

梁復決河以限唐兵。謝彥章決河。在楊劉。今山東地。段凝決河。在酸棗。今河南地。楊劉之決小。酸棗之決大。綱目但載楊劉。而不載酸棗。今依五代史及通鑑補輯。

段凝以唐兵日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隔絕唐軍。謂之護駕水。後決口日大。屢爲曹濮患。唐命將軍婁繼英塞之。未幾復壞。胡渭曰。宋横隴決河。蓋由此東注。

梁將康延孝奔唐

梁主引兵屯朝城。本漢東武陽。唐改朝城。今屬曹州府。康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爲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主既暗懦。趙張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段凝智勇俱無。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趣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

九月蜀主宴羣臣于宣華苑

蜀主以重陽宴羣臣于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蜀主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等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艷歌相唱和。褻慢無所不至。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爲威虐。務狥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並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不能用。王鍇。字鱣祥。咸陽人。蒲禹卿。成都人。

冬。十月辛未朔。日食。

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梁自篡唐至亡。凡二主。合一十六年。

唐主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召諸將議之。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于梁。與之約和。

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國家讐恥。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爲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糧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

合朕心。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會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注見前。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亦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于魏宮而焚之。乃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爲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進至中都。圍之。梁兵潰。追擊破之。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並擒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唐主惜彥章之材。欲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于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

公與崇韜之力也。鄉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鄉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知之。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檝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踴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以王彥章終不爲用。斬之。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梁主聞彥章就擒。唐軍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于臥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

唐軍矣。乃謂指揮使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讐。理難降首。（降讀如字。言難低頭爲之下也。）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將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剄。（梁主爲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于亡。）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出降。是日。唐主亦至。入自梁門。嗣源迎賀。唐主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而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李太保已入

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國亡君死。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趙巖奔許州。溫昭圖斬之。昭圖。即溫韜。降梁更名。爲匡國節度。既殺趙巖。乃復名韜。詔漆朱友貞首。函之。藏于大社。

梁段凝降唐。

段凝入援。以杜晏球。字瑩之。洛陽人。本姓王。爲杜氏養子。故從姓杜。爲前鋒。至封邱。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凝衆五萬亦降。唐主勞之。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抉其心。

唐貶梁宰相鄭珏綮諸孫。以下十一人。

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也。先是。唐兵將入汴。故梁主友貞。召羣臣問計。鄭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梁主問策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營。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

梁主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但此寳可覔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及唐主至。珏率百官迎謁道左。至是。貶萊州司戶。

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伏誅。夷其族。

敬翔既死。段凝杜晏球上言。僞梁要人趙巖張漢傑等。竊弄威福。殘蠧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傾唐祚。可並族誅。凝尋賜姓名李紹欽。晏球亦賜姓名李紹虔。

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温朱友貞為庶人。

梁諸藩鎮入朝于唐者。皆復其任。

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中外爭譽之。恩寵優異。

唐以郭崇韜守侍中。

張宗奭屢易臣節于李唐故主之恩蔑如何獨惓惓賊溫曲為保護真是別具肺肝莊宗既倡義為唐復讐剖棺斲家屍庶足以快人心而謝天下亂臣賊子有何可貸而信從邪說僅予鏟削妄施澤及枯骨之仁乎

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梁河南尹張宗奭入朝于唐。

宗奭來朝。復名全義。唐主欲發朱溫墓。斲棺焚屍。全義言。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

楚王殷遣使入貢于唐。

殷遣其子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入見。納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

吳遣使如唐。

唐遣使以滅梁告吳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將奈何唐之伐梁遣使徵兵于吳溫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可求不可乃止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稱詔吳人不受唐主易其書用敵國之禮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上唐禮如牋表

吳貶鍾泰章為饒州刺史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遣王稔代之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單騎能

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爲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爲
自辨。以彰朝廷之失。知誥請收泰章治罪。徐溫曰。吾非
泰章。已死于張顥之手。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爲
子景通。知誥長子。初名景。又更名璟。娶其女以解之。時張崇在廬江。
民訟縣令受賕。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
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
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何
至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
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以是重之。楊廷式。字憲臣。
泉州晉江人。雜端。唐侍御史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
之雜端。

彗星見。

彗出輿鬼。輿鬼五星。秦雍州分。漢書地理志。以巴蜀諸郡。皆屬秦地。爲東井輿鬼之分。鶉首之次。
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于玉局化道書後漢

永壽元年老君與張道陵至此說經。有局脚玉牀，自地而出。旣去，牀隱地成穴。後遂名曰玉局化。今成都府城北有玉局觀。宋蘇軾領提舉，卽此。設道場。右補闕張雲唐安人。上疏，以爲百姓怨氣。上徹于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行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道卒。

十一月，唐以李紹欽卽段凝爲泰寧節度使。

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于宮掖，故有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唐主悅，厚賜之。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新磨追禽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海藩鎮爭以賄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

進爲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以聞。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奏事。嘗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唐朱友謙溫韜入朝。

友謙入朝。唐主與之宴。寵錫無算。賜姓名曰李繼麟。康延孝亦賜姓名李紹琛。賜溫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遍。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唐主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唐省文武官。

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詔從

以命相大事徒任衆論紛紛莚無斷制曰議者曰或皆不知爲何等人其專寧復可問明代宰相用廷推正陷此轍所以釀成門戶惡習

之人頗咨怨。

唐以趙光胤（光逢之弟。）韋說（宙弟岫之子。）同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兼鹽鐵轉運使。

議者以郭崇韜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逢之子。）太子少保李琪（字台秀。敦煌人。）耆宿有文。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有宰相器。豆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故有是命。光胤性輕率。喜自矜。說謹重守常而已。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于郭崇韜。奏爲東京副留守。崇韜復奏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唐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

高季昌避唐朝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矣。季興不從。遂入朝。唐主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于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克蜀。蜀土富饒。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季興尋還鎮。季興在唐。唐主左右伶宦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唐主欲留季興。郭崇韜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

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長久。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

唐復以長安爲西京京兆尹。

十二月。唐遷都洛陽。

從張全義之請也。廢北都爲成德軍。梁東京仍爲宣武軍。以宋州爲歸德軍。

唐復行舊律令。

御史臺奏。朱溫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聞定州勅庫所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

唐李繼韜入朝。赦之。尋伏誅。

李繼韜憂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偕行。齎銀四十萬兩。他貨稱是。大

布賂遺伶官爭爲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爲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宮泣請又求哀于劉夫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自安潛遣弟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被誅並斬繼遠

吳復遣使如唐

吳復遣盧蘋洛陽人使唐嚴可求豫料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遊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